

DANGDAI WENXUE YI BAI PIAN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精品

陈思和 李平 主编

学林出版社

ERSHISHIJI ZHONGGUO WENXUE JINGPIN

DANGDAI WENXUE YI BAI PIAN

当代文学

100篇



中

二十
世纪
中国文学精品

陈思和 李平 主编
学林出版社

ERSHISHIJI ZHONGGUO WENXUE JINGPIN

XIANDAI WENXUE YIBAI PIAN

当代文学
100篇

中

目 录

编选说明	(1)
沈从文 随笔二则(1949)	(1)
巴 金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1951.2)	(12)
无名氏 电光小集(选七)(1951 秋)	(38)
徐 汧 鸟语(1953)	(48)
王 蒙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5—7)	(87)
巴 人 况钟的笔(1956.5.6)	(129)
宗 璞 红豆(1956.12)	(133)
梁 斌 杀猪(《红旗谱》节选)(1957)	(167)
周立波 菊咬(《山乡巨变》节选)(1957.12)	(187)
痖 弦 红玉米(1957.12.19)	(199)
茹志鹃 百合花(1958.3)	(203)
田 汉 双飞蝶(《关汉卿》节选)(1958.5)	(215)
赵树理 “锻炼锻炼”(1958.7.14)	(230)
杨 沫 选择(《青春之歌》节选)(1958)	(253)
老 舍 戊戌年间(《茶馆》节选)(1958)	(277)
绿 原 又一名哥伦布(1959)	(295)
郭小川 望星空(1959.4—10)	(300)
痖 弦 深渊(1959.5)	(313)
傅 雷 致傅聪(《傅雷家书》节选) (1959.10.1,1960.8.29)	(319)
洛 夫 石室之死亡(选二首)(1959—1960)	(326)

钟理和	假黎婆(1960年春)·····	(330)
琦君	髻(1960)·····	(343)
张中晓	无梦楼随笔(1960—1962)·····	(348)
曾卓	有赠(1961.11)·····	(353)
唐湜	划手周鹿之歌(节选)(1961年秋)·····	(357)
孙犁	黄鹂——病期琐事(1962.4)·····	(370)
陈翔鹤	广陵散(1962.10)·····	(375)
罗门	麦坚利堡(1962)·····	(400)
陈映真	将军族(1964)·····	(406)
白先勇	游园惊梦(1966.12)·····	(423)
王祯和	嫁妆一牛车(1967.3)·····	(450)
七等生	我爱黑眼珠(1967)·····	(476)
黄翔	野兽(1968)·····	(489)
食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12.20)·····	(491)
曾卓	悬崖边的树(1970)·····	(494)
洛夫	长恨歌(1972.9)·····	(496)
丰子恺	缘缘堂续笔(二则)(1973)·····	(504)
牛汉	华南虎(1973.6)·····	(510)
芒克	葡萄园(1973)·····	(514)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1974春)·····	(516)
梁实秋	岁月·伤逝(《槐园梦忆》节选)(1974.8.29)·····	(524)
穆旦	智慧之歌(1976.3)·····	(541)
小思	承教小记(1978.3.15)·····	(545)
艾青	鱼化石(1978)·····	(551)
台静农	记波外翁(1978.12)·····	(554)
顾城	一代人(1979.4)·····	(563)
舒婷	双桅船(1979.8)·····	(565)

张贤亮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1979.10)	(568)
杜运燮	秋(1979 秋)	(592)
杨 绛	学圃记闲(1980)	(595)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1980.2)	(605)
王 蒙	海的梦(1980.4)	(619)
金 庸	传剑(《笑傲江湖》节选)(1980.5)	(633)
汪曾祺	受戒(1980.8.12)	(664)
公 刘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1981.2.4)	(686)
流沙河	就是那一只蟋蟀(1982.7)	(690)
路 遥	抉择(《人生》节选)(1982.6)	(695)
黄永玉	往事与散宜生诗集(1983.1.18)	(722)
贾平凹	秦腔(1983.5.2)	(733)
杨 炼	诺日朗(1983)	(742)
马 原	冈底斯的诱惑(1983.6—1984.2)	(749)
周 涛	巩乃斯的马(1984.5.20)	(803)
阿 城	棋王(1984.7)	(810)
何立伟	白色鸟(1984.7)	(852)
苏 童	桑园留念(1984)	(859)
翟永明	女人组诗(选二)(1984—1986)	(868)
张承志	残月(1985.2)	(875)
残 雪	山上的小屋(1985.3)	(890)
刘庆邦	走窑汉(1985.5)	(897)
海 子	麦地(1985.6)	(913)
崔 健	一无所有(1986.5)	(919)
陈 村	死(1986.6)	(921)
莫 言	红高粱(1986.8)	(940)
林耀德	恶地形(1986.11.25)	(1021)

李 锐	合坟——吕梁印象之三(1986.11)	(1037)
林斤澜	溪鳗·蚱蜢舟(《矮凳桥风情》节选)(1987)	(1048)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1987.1)	(1081)
方 方	风景(1987.2)	(1094)
巴 金	《随想录》合订本新记(1987.6)	(1168)
西 西	致西绪福斯(1989.3)	(1177)
朱苏进	绝望中诞生(1989)	(1189)
彭燕郊	无涯际(《混沌初开》节选)(1989冬)	(1260)
史铁生	我与地坛(1990.1.7)	(1280)
王安忆	叔叔的故事(1990.9.13)	(1302)
王家新	帕斯捷尔纳克(1990.12)	(1385)
陈 染	空的窗(1991)	(1389)
昌 耀	圣山·圣火(《冰湖开裂》节选)(1991.3.24)	(1406)
西 川	一个人老了(1991.4)	(1411)
柯 灵	回看血泪相和流(1991.5.21)	(1415)
严歌苓	少女小渔(1992.4)	(1426)
张 炜	忆苦(《九月寓言》节选)(1992)	(1447)
张 炜	融入野地(1992)	(1479)
杨争光	老旦是一棵树(1992)	(1495)
朱 文	食指(1994.8.8)	(1546)
王家新	饥饿艺术家(1994年冬)	(1567)
于 坚	戏剧作为动词,与艾滋有关(1995.3.14)	(1577)
余 华	一路卖血(《许三观卖血记》节选)(1995)	(1599)
韩少功	马桥词典(节选)(1996)	(1638)
邵燕祥	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 ——《顾准文集》读后断想(1996.3)	(1656)
林 白	过程——赠人(1996.9.24)	(1663)

艾青

鱼化石

艾青,1910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原名蒋海澄。192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192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专修绘画,也读了不少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诗歌创作。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与同人组织“春地画会”。1932年7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写成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轰动诗坛。1935年10月出狱,结集出版《大堰河》。抗战爆发后,艾青创作了《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和《北方》、《旷野》等诗集,标志着诗风更为成熟。1941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著有长诗《毛泽东》、《雪里钻》、诗集《黎明的通知》等。1949年以后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创作的《维也纳》、《在智利的海峡上》等诗重又显示独特的艺术个性。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先后到黑龙江、新疆农场劳动。“文革”后获平反,重返诗坛,再次爆发创作活力,著有诗集《归来的歌》、《彩色的诗》、《域外集》等。除诗作外,他还著有《诗论》、《论新诗》等较有影响的诗论。1996年在北京逝世。

动作多么活泼，
精力多么旺盛，
在浪花里跳跃，
在大海里浮沉；

不幸遇到火山爆发，
也可能是地震，
你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了灰尘；

过了多少亿年，
地质勘探队员，
在岩层里发现你，
依然栩栩如生。

但你是沉默的，
连叹息也没有，
鳞和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

你绝对的静止，
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
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凝视着一片化石，
傻瓜也得到教训：
离开了运动，

就没有生命。

活着就要斗争，
在斗争中前进，
即使死亡，
能量也要发挥干净。

作家的话：

我认为，诗是要通向人民的，必须有具体的东西，人民才会接受。我们的时代，人民要求诗人为人民说话。诗人决不是个体。他后面有背景，有更多的人。有的人只凭个人短暂的感觉写诗，社会意义不大，还要强加于千百万读者，即使写得美，也成不了时代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前进。

《答〈诗探索〉编者问》

推荐者的话：

这是一个被掩埋的故事，一场自然变故，使原本活泼泼的鱼禁锢为一块无动于衷的石头，尽管保存着完整的鳞、鳍和姣美的体态，却丧失了新鲜的生命活力。这一隐喻，令人想起那个使人失去呼吸和希望的巨大社会变故。这是归来后的艾青对于人的生命能量被冰结和悲剧性经历的回想，具有剜心之痛的深层语义，由简明、轻灵的表层语句结构所承载，形成很强的诗思张力。

宋炳辉

台静农

记波外翁

台静农，1902年生于安徽霍丘。中学未毕业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后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职学习。1925年与鲁迅等人组织未名社，创办和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后在辅仁大学、青岛大学、厦门大学、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在台湾大学任教。早年从事小说创作，著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晚年写作散文，有《龙坡杂文》等。

一九四七年八月某日，波外翁乔大壮先生一到台北，魏建功兄即遇之于南昌街。他是受台大中文系教授聘来台的，渡海由儿子护送，船到基隆，学校有人将他们接到台北厦门街招待所。时过中午，父子两人，又乏又饿，便出门打算午餐，以为像在内地一样，随处可找到小吃馆。哪知附近并没有卖吃的，走出厦门街到了南昌街，也是如此。当时这两条街，荒凉得很，偶有小吃摊子，也不过是鱼丸肉羹之类，并无一饭之处。当他们父子在秋阳下徘徊街头时，遇到建功，建功的夫人是波外翁老友之女，故他们早就相识的。于是建功招待他们父子

到家，草草一饭。波外翁之来台，本为避开中大方面的是非，没想到来到台北，竟有置身异域之感。

波外翁给我的印象，身短、头大，疏疏的长须，言语举止，一派老辈风貌。虽是第一次见面，我即早读过他与徐炳旭先生合译的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这书是当时青年们所喜读的，书中安东尼割手腕血管，从容死去，我至今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时我从几位前辈口中，知道他不是专门翻译家，而是以诗词篆刻知名于旧京的名士。

初与波外翁相处，使人有不易亲近之感，不因他的严肃，而是过分的客气，你说什么，他总是说“是的，是的”，语气虽然诚恳，却不易深谈下去。我的研究室与系主任许季葦先生的办公室隔壁，而有一门相通，有次他同季葦先生谈天，短暂时彼此都没话了，还会听到一两句“是的，是的”。后来建功夫人说：这是他的口头语，在家里同女儿说话，也免不了要说声“是的，是的”。

这年阴历年刚过两三天，波外翁同建功及一女生到我家来，他轻快的走上“玄关”，直入我的书房，这样飘然而来，同他平时谦恭揖让的态度颇不相同。他一眼看到玻璃窗上贴着李义山的一首小诗，诗的意境很凄凉的，他反复朗诵，带着叹息声，好像这诗是为他而写的。我招待他坐，还是站在窗前，茶端上来，他才坐下，他又变为平常的态度了，同我寒暄了几句后，又“是的，是的”。渐渐他倒向沙发睡了，才知他是醉了。不久醒来，我们请他多休息一回，他坚要回去，可是刚走两三步，便摇摇的几乎倒下去，我们赶紧将他扶住，慢慢的让他躺下，他已什么都不知了。傍晚，我同建功将他送回宿舍，从侍奉他的工友口中，知道他从除夕起，就喝高粱酒，什么菜都不吃。灯前他将家人的像片摊在桌上，向工友说：“这都是我的儿女，我也有家呀。”

第二天我同建功去看他，依然只喝酒不吃东西，醉醺醺的，更加颓唐了。他说话也多了，不再“是的，是的”了。建功同我都感到情形严重，只得天天来陪他，但又不能露骨的说些安慰话，惟有相机的劝他吃点东西，可是毫无用处。或邀他一同出来小吃，他不推辞，却坚要由他作东。既然作东，又不吃菜，只喝酒，这倒令我们技穷了。于是改变主意，先陪他在街上散步，再将他引到家里，就便留饭，这样以为他也许可以吃点什么的了，却又不然，他先是逊谢，然后说“还是喝点酒罢”。

许季葑先生遭窃贼戕害又不幸适于这时候发生，前一天我还同建功看季葑先生，告以波外翁的情形，惊异之余，不胜焦虑，因想一两日内将波外翁接到他家同住。谁知一夜之间，一个具有无尽的生命力的老人，竟不能活下去，另一不算老的波外翁，反要毁掉他自以为多余的生命。因季葑先生的横祸，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然对待死心情的波外翁，又不能不装着极平静的样子。当季葑先生卧在血渍中的时候，我同建功还陪波外翁应许恪士先生之邀去草山看杜鹃花，许是他中大同事，已经知道他纵酒的事，特在草山旅社备了酒菜，边饮边谈，波外翁总算吃了些东西，酒却喝了不少。次日，我们先和台大外文系教授马宗融兄约好，傍晚陪波外翁到他家，由他留饭。宗融以翻译知名的，与他四川同乡，又是通法文的同道，平日还谈得来。可是去宗融处，必得经过季葑先生家，只好借故绕道而往。宗融本善于说话，请他吃菜，他看着胡萝卜说道：“颜色真好呀。”慢慢的用筷子夹了一片。这天晚上，总算吃了几片胡萝卜。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早晨，居然自动的要粥吃，饭桌上看了日报，也是他纵酒以来第一次看报，季葑先生的事，他也知道了。当建功与我见到他时，虽然高兴他已自动的吃了东

西,却怕季葦先生的横祸刺激了他。但他的感情并没有很大的震动,几天来我们不敢想象他的反应,现在放心了。于是陪他到季葦先生遗体前致吊,他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回到宿舍,直到夜半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筒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条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里走过,也有些异样的感觉。

季葦先生追悼日,波外翁写了两首挽诗,有两句非常沉痛:“门生搔白首,旦夕骨成灰。”他是季葦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故自称门生。关于“旦夕骨成灰”一语,也不是偶然说的,他在台北古玩铺买了一个琉球烧的彩陶罐子,颇精美,曾经指着告诉朋友:“这是装我的骨灰的。”这本是一时的戏言,后来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死的阴影。

波外翁既经平静下来,学校请他主持中文系,他觉得人事单纯,也就接受了。换了宿舍,与我家衡宇相望,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他对我也好像共过患难的朋友,放言无所忌讳了。因他久处京朝,轶闻旧事,不雅不洁的知道颇多,谈起来也不免愤慨。像他这样将一切都郁结在心中的人,只有痛苦。果然,他又再度纵酒不吃东西了。所幸他有一学生彭君自南京来了,彭君四川人,他约来任助教的,与他住在同一宿舍,随时照顾他,不久感情也就平复了。

五月间,他忽然表示想回上海看看,当时系中学生少,他只任一门课,暂时离校,无大影响。我总觉得他精神迄不稳定,不如回去看看儿女,散散心,因而也怂恿他作渡海之行。决定由彭君送他到上海,走的前夕,彭君为他收拾行装,我发现一卷他写的字,原来是自挽联,匆匆一读,只记得一句:“他生再定定盦诗。”这句好像是借用别人的,我曾在哪里见过,

记不得了。我将此联放进衣箱后,觉得有些冒昧,看他脸色也没有什么。可是当时使我难过的,今生活得如此痛苦,还望他生?彭君私下告诉我,在角落处发现一瓶“来索水”之类的药物,这令我比看见他的挽联,还要难受。走的一天,我送他到基隆码头,白西服,黑领带,彭君扶着他,蹒跚的背影走过船桥上了船。

六月六日波外翁来信说:到了上海已经十日,住处僻左,宜于摄养,学期试题,已交给彭君带回,校中如有近闻,希望告诉他,他自己呢?“贱疾略可,第喘疾迄今不愈,颇有四方靡骋之叹耳。”一周后,又有信来,除告我友人某君事外,并说:“徒缘衰废,未克有终,惭疚之私,殆难言喻。”所谓“四方靡骋”,即《小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在动荡的时代,这原是一般人的心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感受,最为深切。至于第二封信所表示的惭疚,初未想到有言外之意,正如看他蹒跚登船,我没有想到他从此一去不返。

波外翁去苏州是七月二日,是日上午还由儿妇陪同访他的老友许森玉先生,晤言甚欢。返寓后,乘家人不备即搭车到苏州太安旅馆,写了遗书,再写一诗寄其弟子蒋维崧君。

诗云:

白刘往往敌曹刘,邨下江东各献酬。

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

后记云:

在都蒙命作书,事冗稽报,兹以了缘过此,留一炊许,勉成上报,亦了一缘。尊纸则不及缴还。

时值子夜,大风雨,故诗云“潇潇暮雨”。次日发现遗体,还是一名片,书明“责任自负”。生死安排,如此从容,真如陶公自祭文所云:“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尤以去苏州之前,犹访老友,言笑自如,森玉先生怎样也不会想到这是老友前来诀别。

波外翁死年五十七岁,中年刚过,体力犹强,可悲的,竟以生命为多余,而必欲毁之于自家之手。从他片断的谈话中,我所了解的,一个旧时代的文人,饱受人生现实的折磨,希望破灭了,结果所有的,只是孤寂,愤世,自毁。

波外翁是世家子,成都人,生长北京,满清末年读书译学馆,这是当时政府培养外交人员的学校,为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他的法文就是在译学馆学的。民国初年毕业,入教育部,法文用不着了,总算与其友人合译了一部名著,可是这部《你往何处去》,已绝版了。

久居冷衙门,不知波外翁有无冷冻之感? 不过当时教育部确有不少名士,艺术文学,皆有高手,想波外翁会乐此穷官的。可是后来竟拂袖而去,翁之《赴告》云:“于时潜于郎曹亦几十载,属有长官来自关外,遇僚案不以礼,府君与同官高丈闾仙皆不为之下,遂辞官去。”我们只知道章士钊做教育部长时,有人不屑与为伍而辞官,原来还有类似的情事。高闾仙即高步瀛先生,于唐宋诗文都有极渊博的注释,至今大学里尚流行他的撰著。若波外翁这样人,穷并不怕,几个月不给薪俸,他受得了,但不能伤害他的尊严。他曾同我说过一事,在重庆时,与他有知遇之交的某君,想推荐他升官,可至卿贰之列,但要他将胡须剃掉,他一笑谢绝了。

波外翁对人处世,总是谦恭谨慎的。有次我们谈到饮酒,我说:“先生是有酒名的。”他接着说:“我在南京时,人家都不知道我会喝酒,我每日下班后,才倒一杯酒,一面陪家母

谈话，一面喝酒。”我又问他：“难道不同朋友会饮么？”他说：“给人家当秘书，知道你好喝酒，谁敢要你。”大概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后，他喝酒已全无忌讳了。词人吴白匋从百余里外的水道去看他，一进门，就闻着酒气，而翁于酩酊中与之旋周，并写了一首近作给他：

画帘钩重，惊起孤衾梦，二月初头桐花冻，人似
绿毛么凤。 日日苦雾巴江，岁岁江波路长，楼
上薰衣对镜，楼外芳草斜阳。

这首词颇传于同道之中，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极为沉重，尤以末两句明显的指责当时局势。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波外翁到上海住在女儿家，他不许为之具精膳肉食，并慨然说：“斯世杀劫，殆其极矣，吾持杀戒，愿汝曹戒之也。”（《赴告》）在台时，他也表示过持杀戒。有一女生拿来一只家里饲养的鸡，要工友做给波外翁吃，翁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他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此生看老师不是故说风趣话，默然携着鸡回去了。

波外翁有四子三女，都已成立，而夫人去世了，使他更为寂寞，尤其一个心情颓丧的人，会感到孑然一身无所依靠。他有一首《生查子》悼亡词云：

舫楼东逝波，鹄首西沉月，何似一心人，自此无
期别。犯雾翦江来，打鼓凌晨发，君去骨成尘，我住
头如雪。

战后，儿女分散各地，剩下波外翁一人，栖栖遑遑，既无家园，连安身之地也没有，渡海来台，又为什么？真如堕弥天

大雾中,使他窒息于无边的空虚。生命于他成了不胜负荷的包袱,而死的念头时时刻刻侵袭他,可是死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更使他痛苦。在台时两度纵酒绝食,且私蓄药物,而终没有走上绝路。到了上海,又将挽季弗先生诗“门生搔白首,旦夕骨成灰”两句,改得温和些。(这是死后发表上海报上,我才知道的。)如此种种,都可见他的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情形,最后死神战胜了,于是了无牵挂的在风雨中走到梅村桥。

波外翁死后,所著《波外楼诗》及《波外乐章》,均由他的朋友交成都刻工刻出,诗集台北有影印本,又《微波词》手稿由台大影印,沈刚伯先生为之作序。年前曾绍杰兄重印《乔大壮印蜕》,属我写一小序。曾说:“居府椽非其志,主讲大庠又未能尽其学,终至阮醉屈沉,以诗词篆刻传,亦可悲矣。”我交波外翁日浅,这几句话或可仿佛翁之平生,本文也就藉此结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选自《龙坡杂文》

台北洪范书店 1988 年 7 月版

作家的话:

朋友们常说,偌大年纪,经事也不算少,能写点回忆之类的文字,也是好的。我听了,只有苦笑,窝居一地过着教书匠生活,僵化了,什么兴会都没有了,能回忆些什么呢?但也有意外,前年旅途中看见一书涉及往事,为之大惊,恍然如梦中事历历在目。这好像一张尘封的败琴,偶被拨动发出声来,可是这声音喑哑是不足听的。

《龙坡杂文·序》